



艺术批判不等于差评 评论

在人人皆可表达观点的社媒时代，艺术评论是否还有存在的价值与影响力？受访的艺术研究者、艺评人认为，艺评的话语权越是被稀释，越是需要严肃的批判声音，因为创作者需要听到专业的评价，大众需要审美的塑造。本地需要更多关于艺术的书写和讨论，艺术机构、研究学府正努力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陈莉玲指出，南洋艺术学院与拉萨尔艺术学院联合成立艺术大学后，将增加研究型课程的比重。（特约摄影陈福洲摄）

张鹤杨 / 报道

zhanghy@sph.com.sg

受访者提供部分照片

今年4月，法籍格鲁吉亚钢琴家布尼亚季什维利（Khatia Buniatishvili）在滨海艺术中心与新加坡交响乐团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是疫情后本地最早开放全场售票的音乐会之一，当晚1600座的音乐厅座无虚席。

乐坛当红的超级巨星演奏雅俗共赏的柴可夫斯基，协奏曲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在观众的热情拥趸下，钢琴家三度返场加演。然而本地古典音乐评论网站“The Flying Inkpot”隔日刊登的乐评，却毫不留情地给钢琴家打了零分。一位前《海峡时报》特约乐评人演出当晚也通过面簿贴文发声，表达近似观点。

所谓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观众的口味和专家的意见有时并不完全一致。在人人皆可表达观点的社媒时代，艺术评论是否已经失去价值与影响力？在印刷物式微，阅读碎片化的当下，艺术评论又该如何建立艺术与大众沟通的桥梁？

社交媒体时代 更需要严肃批判

曾任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人，近年转型为当代表演艺术策展人的张渊，是今年滨海艺术中心“当代表演艺术驻场研究”计划下的研究员。带着“当代表演艺术的批判性讨论”的课题，他今年5月来到新加坡，与本地戏剧、舞蹈、音乐等多领域的艺术实践者展开交流。

“艺术评论在当今的处境有些矛盾。观众现在都可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自己的观点，相较于专家的学术讨论，他们更在意自己的观点得到支持和点赞。艺术评论的话语权被稀释，甚至好像不再被需要。”张渊阐述自己的研究动机时说：“越是这样，我反而更觉需要严肃的批判声音。因为创作者不光需要听到观众的声音，也希望听到专业人士的评价，与业内人士碰撞想法。”

“一篇评论首先要批判，才能激发思考，才有

→张渊认为，艺术评论一定要有批判才能引发讨论，才有价值。



邓爱龄希望本地有更多关于艺术的书写，不必要以评论的形式，可从多维度切入。

存在的价值。批判不是简单的差评，而是完整地论述观点。”张渊说：“精彩之处当然需要褒扬和肯定，但评论如果没有批评，就是一篇宣传文。当下的行情是，我们看到的宣传多过评论。传统艺评话语权的稀释、影响力的式微，也让这类人才越来越难寻。在中国和新加坡，我都感受到艺术实践者在这方面的诉求和失望。”

作为局外人，张渊也观察到本地的艺术圈子太小，大家一团和气，很难做到直抒己见。“理想化的评论是对事不对人，但我近来愈发质疑这种说法是否成立。因为大家都是人，很难在情感上做到完全剥离。”

多形式多角度书写艺术

“The Flying Inkpot”撰稿人邓爱龄就曾因一篇批判性较强的乐评，被人劝说“以后不要再写乐评了。”她说：“回头看，我依然坚持原有观点。但或许我可以用更具建设性的方式表达。”

邓爱龄指出，英文中的“criticism”（批判）和“review”（观后感）形式类似又有区别。前者着重批评与学术讨论，后者多见于报刊杂志等大众媒体，是大众化的探讨。她认为，“review”没必要以“打分”的形式出现。

今年4月，新加坡交响乐团为本地作曲家陈长毅的弦乐九重奏作品“Twin Cinema”首演向邓爱龄约稿。她说：“当时距离首演已经过去一些时间，演出细节我也记不太清了。于是我选择采访的形式，与作曲家和演奏家探讨作品，达到普及新音乐的目的。”

邓爱龄认为本地需要更多关于艺术的书写和讨论，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从不同的社会角度切入，做有意义的探讨。比如本报2020年刊登的《华文的缺席》一文，以国家美术馆

的张荔莪艺术展切入，为本地华语社群发声，在社会引起反响。

本地钢琴教师、艺评人黄嘉一认为，报章刊登评论让有识者各抒己见，是社会活力的体现。作为艺术实践者参与评论，也是自身学习的途径。他说：“1986年我从英法留学回来，缺乏学习的动力。于是开始学习剧本创作，之后也撰写评论。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发表，而是保持思考。”

多方培养艺术评论人才

国家艺术理事会发言人通过电邮接受采访时指出，本地的艺术机构、研究学府与公众共同构成完整的艺评生态系统，形式涵盖主流媒体的文字评论，线上线下的研讨会，以及社交媒体的广播群组等。

发言人提及艺术评论网站ArtsEquator在2019年发起的“评论现场”（Critics Live!）项目，针对不同的剧作，邀请剧评人以现场或线上讨论的形式，向观众剖析展现剧评背后的思考；以及42新剧中心（Centre 42）从2017年推出的新加坡戏剧年报，记录每年在本地演出的戏剧。

通过与南洋理工大学合作推出的亚洲创意写作计划（Asia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me），以及颁发奖学金给进修艺术批评专业的研究生，艺理会也鼓励艺术家锻炼批判性思维，积极参与本地的艺术评论。

42新剧中心自2014年成立至2019年，每年通过“公民评论”（Citizens' Reviews）项目公开招募剧评人，委约他们创作剧评并在42新剧中心的网页发表。在六届项目中，共有36位剧评人创作了513篇评论；2017年，中心还邀请刘晓义担任中文主编，委约了部分中文剧评。

“2019年ArtsEquator推出Critics Live!后，我们把研究



马燕玲认为，42新剧中心需要为转瞬即逝的舞台表演书写本地戏剧史。

重心移向剧本创作和构作。从剧本到剧评，都是围绕支撑戏剧的重要支柱。剧评的另一意义，是记录历史。”42新剧中心经理马燕玲说：“我们从2017年开始，每年发布新加坡年度戏剧报告。2021年我们还和ArtsEquator、Telegram广播群组Channel News Theatre合作，以播客形式发布报告，与订阅者互动。”

“舞台表演往往转瞬即逝，留下的只有节目单，如今节目单大多也只是个QR码。”马燕玲说：“书写本地戏剧史，不仅是留给戏剧人的纪念，也让公众在需要时可以回顾本地社会曾有过的思考和讨论。”

美术批评需要正统性

相较于表演艺术的即逝性，美术作品则具收藏性，也常与经济利益挂钩。美术评论人赵宏认为，美术评论因此须有相当的专业性和正统性，甚至官方性质的背书。自媒体生态并非适合的土壤。

2011年从北京南来新加坡，现已是本地公民的赵宏曾任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北京今日美术馆副馆长等职。他目前也是新加坡美术总会永久名誉顾问，新加坡国家美术馆Language Panel美术论文翻译。

赵宏引述本地先驱画家刘抗在1998年写下的文字：“在艺术的圈子里，往往有正负相反的倾向在运行，有良莠不辨的现象在滋生。如何使正的和良的获得褒扬，负的和莠的受到鞭策，这就是艺评家的神圣职责。新加坡调颜料涂鸦者甚多，摇笔杆为文者甚少，而写艺评的更是凤毛麟角。”赵宏认为，这样的评价如今依然中肯。

“每个画家都需要评论家讨论自己的作品，不是泛泛之谈，而是站在历史的高度，高屋建瓴

的见解。新加坡缺乏这样的专才和刊物，也没有这样的生态。”

赵宏说：“靠艺术谋生很难，成名有相当的偶然性。新加坡不是资源型福利国家，人们普遍务实。撰写评论专业性高回报少，写不好还会惹麻烦，也就没有太多人愿意做。”

赵宏认为，新加坡是东南亚的经济中心，也有成为文化研究中心的潜质，但须在体制上重视，教育上培养，经济上支持。“艺术评论不只是服务艺术家的小圈子，更是对国民审美的塑造。”

美术塑造国民审美

南洋艺术学院东南亚研究所及展览馆管理处处长陈莉玲博士认同美术评论对于美术发展的引领角色，以及对国民审美的塑造。对此她有更深刻的阐述：“审美不仅是漂亮的色彩和图形，也深深影响人们的道德与

价值观。因为每个人对于美的见解，源自内心的价值观。”

出身美术史专业的陈莉玲承认，南洋艺术学院目前还没有美术史专业是个遗憾。但随着南洋艺术学院和拉萨尔艺术学院即将联合成立我国首所艺术大学并独立颁发学位，学院将会增强研究型课程的比重。

“目前在南艺的美术学位课程中，学生每学期要参加三次批判性讨论。被讨论的主体包括艺术作品与艺术研究。”陈莉玲说：“这样的讨论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考，才能进一步培养评论人才。从2019年起，我们也举办了三届东南亚艺术论坛，以线上线下混合形式，邀请区域内的艺术家与南艺学子和公众对话。”

陈莉玲也提及学院曾经主编的刊物《南洋艺术》，但如何在当今生态吸引足够的读者群，维持刊物运作是巨大的挑战。



赵宏认为，美术批评学术传统深厚且涉及经济利益，需要相当的专业性和正统性。